

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系列丛书

六角街灯

李文方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2015.7

长篇小说

六角街灯

李文方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角街灯 / 李文方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8

(哈尔滨俄侨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07 - 10415 - 1

I. ①六…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6954 号

责任编辑: 吴英杰

装帧设计: 李 梅

封面绘画: 胡 泓

六角街灯

李文方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415 - 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现时，人们总爱把一些大的建筑作为城市的地标，比如说到中国哈尔滨，就经常提起松花江铁桥啊，索菲亚教堂啊，秋林公司大楼啊，等等，等等……”

卡季娜·科富尼科娃的汉语不甚流畅，有时还夹杂些俄语，但对于我这自幼听惯哈尔滨街头俄语而且与她熟识多年的老朋友来说，是可以毫不费力地领会她话中的意味儿的。此刻，她浅浅地呷着咖啡，半似与我交谈，半似自言自语地说着。

“可真正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却往往并不是这些庞大而又繁复的建筑，相反，一些平时很少被人提到，却几乎随时都在你身边的小小景物，倒会像历史的烙铁一样，在你的心底留下深深的印记。可叹的是，这些带着无数人梦影和慨叹的景物，比那些大的建筑消失得更快、更彻底……不过，这次来哈尔滨，给我意外惊喜的是，有一种使我几十年梦魂萦绕的街头小景，竟幸存至今……”

“哦，这倒有意思，它到底是什么呢？”我盲然四顾，一切都很熟悉，看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看那儿……”卡季娜·科富尼科娃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就是

游人如织的松花江江畔公园。

我也放眼窗外——浩淼江水，参天古柳，石砌阶梯，这一切的确是几十年过来没什么改变的，但它们真的会让人梦魂萦绕吗？其实，我知道卡季娜想说的并不是这些，想听到的，也不是这些。但是，在说到一段对双方都嫌沉重的话题前，人们不总是会有意无意地顾左右而言他么？

大概看出我的不解与惶惑，卡季娜·科富尼科娃放下手中的小小咖啡杯，将胳膊抬起，用手指向江边栏杆处。

“喏，看到了吗？那个稳固的石头底座，绿色的铸铁立柱，上大下小的六棱玻璃风雨罩，最令人难忘的，还有那酷似亚历山德拉皇后王冠的顶盖……”

“你说的是那些江畔护栏上的六角街灯吗？”

“当然。假如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人对孩子们讲，从前有个国家叫作苏联，他们可能一脸茫然，不知所言。可是，如果有人指着这六角街灯对孩子们说，有好多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曾在这灯下流连忘返。他们会有同感的，因为这街灯实在太美了。不论世间发生多少不可预测的变迁，它的美，连同它所见证的爱，永不改变……”

这是新世纪初年一次“哈洽会”期间的意外相逢。

因为是跨世纪的首届国际商贸盛会，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操办得特别隆重。报名参会的外商也特别多。翻译接待人手不够，不但把我的学生全数搬过来，连我这年近花甲的老教授也不得不出山相助。其实，我这个人学工科教焊接的，对商贸可谓一窍不通，甚至在心底里有点厌恶，为此对“哈洽会”之类的事儿，一直是避之惟恐不及的。不过这次躲也躲不开，因为我能讲俄语，也通英语，市政府找到

校方，指名要我，说会有大型焊接工程项目，非我不可。可到会数日，并没有什么客商找我，多数来人都被花花绿绿的中国轻纺服装，还有五颜六色的中国美酒食品所吸引。我开始后悔，不该听信那些官员的话，他们惯于把事情夸大，有的没的全搅到一块儿，故意叫人摸不着头脑，以便汇报时可以随意拔高。可是，把我拴在这儿，不是白白耽误时间么，家里还有课题急等突破呢。

“周教授，有人找你。”

我的一个来当志愿者的女学生，领着一位俄罗斯妇女来到我面前。

“她来自俄罗斯，说要找一位焊接专家，我想应该就是你。”

“哦，您好！”我用俄语打招呼，并站了起来。

“您好——”对方用汉语回复我。

“这是我们有名的焊接专家，你们聊吧。我要回到接待岗位去。”

“谢谢你，好姑娘！”客人很热情，对着转身离开的女学生摆手示意。

我注意到，客人摆手的方式，不是目前流行的表示“拜拜”那种胸前摇动手掌的小动作，而是抬起胳膊，把手举过头顶，使劲地摇晃了好几次。这种告别方式似乎叫我想起了什么，可一时又说不清。

“坐下谈吧。请问，我能帮到您什么？”

客人听到问话，立即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没什么，一件小事。”

“请说吧。也许我能尽上力。”

“是这样——我在滨海边疆区有一座牧场，近几年养的奶牛多了，种的玉米饲料也多起来，要修一座干燥塔，还有两座金属储粮仓。我们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你们常叫的海参崴，建筑安装公司都嫌工

程太小，不愿承包。除了那里，就算你们这里最近了，咱们也算是邻居，我特地来试试。”

我听了暗暗一笑，这就是官员们所谓的“大型焊接工程项目”么？不过，看到客人诚恳期待的表情，我马上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毕竟人家跨国求助，是一种信赖和友善。

“我们这里工程队大小都有。我知道一些焊塔技术很好的建筑安装公司，可以给你做个介绍。”

“真的吗，太好啦！”客人激动地把两手放在胸前，静默了一会儿，好像在祈祷。然后才说：“感谢上帝！让我遇到你这好心人。”

直到此时，我才认真地审视了一下这位女牧场主。她个头高高，大约五十开外，但没有外国女性这个年龄常见的发胖现象，身材仍很苗条灵秀。皮肤很有弹性，白中透着红。这也许是在牧场经常劳动的结果。应该是典型的俄罗斯人吧。不过，在下这个结论时，我有点犹豫。因为，在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方人的执着。

好像与我有什么心灵感应似的，她也在一遍又一遍地打量我。

“其实，我来哈尔滨，不仅是为了建塔的事，还有……”

“还有其他事吗？不妨说来听听。”

“……还想找个人。”

没等我发问，她又补充一句。

“你可能会知道。他也是学焊接的，与你年龄差不多。”

“他叫什么名字？”

“秦厚木。哦，对了，他还有个俄语名，叫沙姆。”好像怕丢掉什么细节，卡季娜又补充道：“木木，木木，他还叫木木……”

“那你是……”我惊奇地再次注视眼前这位俄罗斯女人。

“我叫卡季娜·科富尼科娃。年轻时，人们常叫我卡秋霞。”

我一下站了起来，紧紧盯住这自称卡秋霞的人。

“那你能认出我是谁吗——”

“你，可能……不，不，你就是！周诺威，是吧……”

“不错，不错！就是我！”

“哦，诺诺，诺诺——亲爱的，总算找到你们啦！”

“诺诺”是我少年时朋友、同学对我的昵称，如今在国内，同事、朋友，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个名称。听到卡季娜的热情称呼，一种久违的，裹挟着诗一般浪漫的青春气息，从心底里油然而升起。

卡季娜伸出双臂，我也不回避，我们像几十年以前一样热情拥抱起来。

片刻，卡季娜松开臂膀，退后半步，问：“沙姆好吗？他在哪里？”

就在这个当口，一群外国客商拥了过来。导游大声地说着讲解词，客人们也相互交谈，再加上场内本来就人声鼎沸，卡秋霞的话几乎完全淹没在这片喧闹中。

我不是一点没听到卡秋霞的问话，但我有意岔开，说：“这里太嘈杂，说话不方便。我们到江畔咖啡厅坐坐，好吗？”

卡季娜并没有察觉我脸上瞬间的变化，仍满面笑容地点点头。

从“哈洽会”会场哈尔滨会展中心到松花江江畔公园，有好长一段路程。我和卡季娜乘坐出租车前往。大概对我刚才有意回避的答话有些惴惴不安，一路上卡季娜很少说话。

按照中国人的待客习惯，我让卡季娜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附带说一句，这种习惯其实很不妥，应该让客人坐后排司机后面的座位才合理，才算尊重，因为那里最安全。可习惯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我也只能从俗。

我坐在后排，看不见卡季娜面部的正面表情，但能清晰地看到她脸的侧面轮廓。白皙而精致的曲线，熟悉而深陷的眼窝，有力而坚实的双唇，还有那金色的秀发……此时有些凝重而仍闪耀着丝丝期望的神情，只在这脸的侧面轮廓上，已是表露无遗了。毫无疑问，这是我曾经熟悉，甚至爱慕的，苏联专家的漂亮女儿……

我知道有卡季娜这么个人，还是因秦厚木而起。

大概是一九五五年吧，记得不是很准确，反正是“一五”计划正在进行的那些日子。

我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读初三。“六中”是一座很不错的学校，教学水平一直排在哈尔滨几十所中学的前列。特别吸引人的是，这所学校的外语教学水平很高。当然，那个年代，说到外语，自然指的是俄语。而在我们班级，有两个人外语学得好，一个是秦厚木，另一个就是我。

我这个人，天生理工脑子，数理化可以，外语过得去，其他可就不堪提起了。尤其是文学，毫无悟性，写篇作文得费牛劲。

至于秦厚木，说起来复杂得很。他是华俄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中东铁路工程师。母亲是俄罗斯人，但并非是来自遥远地方的外国人，而是哈尔滨当地俄罗斯人的后代。因为俄语是他半个母语，说起来，写起来，当然略胜一筹。令老师同学多感意外的是，他学的最好的，竟还不是俄语，不是理科，而是语文，在这里似乎应该说“中国语文”。他爱好文学，中国文学、俄罗斯文学都喜欢。他用中文写的作文，常在“六中”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只是有一点，汉语虽然也是他半个母语，但可能是离开妈妈怀抱之后才学的，写起来不慌不忙就才华横溢，可听起来，说起来，似乎就比别人慢半拍。他本来就叫“厚木”，又有个俄语名“沙姆”，再加看上去反应有些木讷，为此，大家就开玩笑叫他“木木”。这个名称在汉语里算不得什么褒奖之词。又恰巧当时大家都在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书，他有个短篇小说就叫《木木》。“木木”在小说中确实是忠实温良而又敏感的象征，可惜却不是主人公的名字，而是他心爱的小狗的名字。厚木那么聪明，又那么精通文学，对此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大家“木木”“木木”地叫，他都爽快地答应，从不反感。这也许因为他性情敦厚，不计较这些小节吧。或者他内心特别喜爱木木和他的主人那种善良天性，对这一称呼也就不以为非了吧。说不清。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

时那年代，男女之间的界线是很明确的，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出于天性，界线更是分外严格。“木木”这称呼，只有我们男生会直接喊他，同班女生背后也许会这样称他，但绝不会当面这样叫他的。不是由于太不庄重，而是由于太亲昵。

那年，学校开展了一项与苏联同龄小朋友的通信联谊活动。当时，我们年纪小，只以为这次通信是为了提高俄语学习成绩，现在想起来，当然不是这样简单，这其中有着那时我们还难以理解的更深用意。

那时候，哈尔滨地处对苏联交往的最前沿，苏联援建中国的一百五十六项重大工程，有十几个项目在哈尔滨，所谓“共和国长子”也就是这么叫起来的。已经有不少苏联专家在哈尔滨工作，还有不少正陆续前来。“六中”周边，正是这些苏联援建大工厂所在地。上学放学，进进出出，我们都会和那些苏联人擦肩而过，但总没什么机会和他们真正结识。

其实，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不少，人们对他们早已见怪不怪。就拿我们身边来说，秦厚木也算得上半个俄罗斯人，也是大高个儿，黄头发，白皮肤，深眼窝，高鼻子，大家对他就从无半点芥蒂，好像这一切很自然，天生就该如此。不过呢，在我们懂事时候，在街上能见到的纯粹俄罗斯人，几乎都是鬓发苍苍的老人。这些被戏称为“老毛子”的旧有俄罗斯人，衣着与我们不同，特别是女人。她们夏天穿纯纱洒花连衣长裙，哈尔滨人叫“布拉吉”。冬天穿皮毛大衣，多是黄鼬、灰鼠皮，也有紫貂皮的，这与当时哈尔滨百姓穿的棉袍、棉大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穿着虽贵重，但一律都很陈旧，毫无光彩。与这些衣着的情形差不多，他们脸上的神色，也多灰暗沉郁，毫

无生气。而这些新来的苏联专家虽然肤色、长相甚至语言与他们相似，但是，都年富力强、精神焕发，与那些“老毛子”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至少是我，对新来的苏联人，不免有种神秘感。

这次和苏联小朋友通信联谊，对我而言是正中下怀，因此特别兴奋。

这次联谊通信，有个特殊规定，就是中国学生要用俄文写信，苏联学生要用中文复信。我虽然被公认俄文学得好，但自己心里明白，只学了一两年俄语的小小初中生，能好到哪！这回可就得用用我的好朋友木木了。

我熬了两个夜晚，写好了信，拿给木木看。

他看了看，不经意地说：“挺好的。交上去吧。”

那时的联谊通信由学校统一邮寄。

“真的么？别骗我。”

“真的。不用改的。”

“不行！你是不是怕我写的胜过你，故意把糟糕说成好。不够朋友！要不，把你写的，拿来看看！”

“行。别说看看，送给你都行！”

秦厚木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两张纸，是很精美的俄式信笺，带着浅浅的横格和斜线。上面写满漂亮的俄文，不用细看内容，光是这个派头，就叫我羡慕不已。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

“可是你说的，送给我也行。那就这么办吧，我的给你，你的给我，反正还都没署名字呢。”

“就这样吧。”

我奇怪地注视着木木，发现他似乎对此并没介意，甚至对这次活动也都不怎么当回事。这可与当时周边环境中的苏友好气氛，以及我们

全班同学的兴高采烈，大相径庭。到底有什么隐秘，我并没有多想。反正我无意间得到了一封在所有要寄出的信中，堪称最佳的信，当然无心细究其他了。

两个月后，苏联学生的回信来到了。

那天早自习，老师来到教室，举着一摞信件，宣布说：“苏联小朋友给每个同学都写了回信。现在发给大家。不要动，就坐在座位上，我一一发到你们手里。”

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老师手上，我同样满怀希望。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信远比同学们强，大概回信也会不一般的。信一件件发到同学手上，终于，老师来到我面前。

她没有马上给我信，却有些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后，从那摞已所剩不多的信件最底下，取出一封信，递到我面前。

我接在手里，一阵惊喜。这果然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信封比同学们得到的信要大，信本身也要厚许多，硬许多。最抢眼的是，别的信封都是白的，而这信封上印着彩色图案，那图案看着眼熟，但因急于看到信封里面的东西，无暇细想。

我小心地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纸张。两页写满中文的竖格纸，后面还有……天！竟然是一张和信封大小差不多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苏联小姑娘，看上去十三四岁吧。漂亮极了，绝对是漂亮极了。玲珑剔透的脸，深深的眼窝，大大的眸子，高挑精致的鼻梁，略带微笑的唇线，特别是一条粗粗而自然悬垂在胸前的金色发辫，显得有几分与年龄不大相衬的成熟。那年代，中国女孩都梳齐颈短发，即使梳辫子，也是左右分开的短辫，像两柄小刷子一样摆来摆去的。猛然见到这样美丽的单辫，真叫我有些心跳加快呢。

此时，老师发完信已经离开了教室。本来就是早自习，可以自由行动，再加上得到苏联小朋友的回信，教室里不可能再保持安静。许多同学到处走动，互相交换信件看，还指指点点，评论着哪封信汉字写的好，哪封信语言流畅。突然有几个同学发现我手里的照片，马上围过来。

“哟，真漂亮啊！好像洋娃娃——”

“什么好像？！人家就是洋娃娃嘛！”

“不对。比洋娃娃还美，会笑。你看，你看……”

女生们挤在最前面，叽叽喳喳。男生站得远一点，只是看，不出声。

我想起，能得到这份珍贵礼物，多亏一个人呢。于是站起身，走到秦厚木面前。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吵闹，正老老实实埋头看自己得到的那件回信。

我有点炫耀，也有点感激地把照片递给他。

“木木，你看！这是我那封回信里附带的照片。”

秦厚木接在手里，立刻被照片上的女孩吸引住了。他注目良久。后来似乎猛然间发觉自己这么盯盯地看一个女孩子的肖像，在同学面前有点丢面子，脸忽地红了。

“她叫什么名字？”

好像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木木抬头问我。

“名字？不知道，还没来得及看信。”

木木没再追问，也不好意思再看照片，就把照片翻转过来。这时，我们俩几乎同时注意到，照片背面，有俄文签名。

“莫斯科，普希金学校，七年级，卡秋霞……”

我俩几乎同时读出了声。

停顿片刻，我言不由衷地说：“木木，这是回信附带的照片，当然是送给写信的人。你保存着吧。”

说完这话，我觉得自己很像个男子汉，但仍忍不住往照片上看了又看。说句实在话，我真怕他把我的话当真，伸手把照片接过去。中国人哟，这套作派自古传下来，明明不喜欢对方照自己的话去做，可口里一定要说，非得对方再三推辞才算做满人情。真够虚伪的，我不由在心里骂自己。

秦厚木也留恋地看看照片，但没有伸手去接，倒从书桌上轻轻拈起我刚刚放在那里的装卡秋霞照片的信封。

“这样吧。照片和信，你留着，把信封给我。我喜欢上面的六角街灯。你看，是不是和江畔公园栏杆上的一模一样……”

我再次审视信封上的图案，木木说得不错。那是我熟悉的六角街灯。

卡秋霞，就这样进入了我们两个哈尔滨大男孩的生活。

3

当然，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不过是我们敏感而多梦的少年生活的小小插曲。然而，一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把梦变成了现实。

那是升入高中的第一节课。还是“六中”校园，只不过教室换了换，班级的同学多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同学是其他初中学校考入六中高中部的。而我们原来初中的同学有一些没考高中，直接参加工作了。

就在我们等待新老师来上课时，门开了，一位以前在校园里见过面的女老师，走了进来。她的身后，跟着一位女孩子。

老师不算陌生，不大吸引人眼球。同学们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那位跟在老师身后的女孩——

第一印象，她是俄罗斯人！不！正确地说是苏联人！

第一感觉，她和我们同龄。

第一反应，她漂亮，惊人地漂亮！

大概被女孩的漂亮震惊，教室里一时鸦雀无声。

“同学们好！我叫田蕙敏，从现在起，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教语文课。”女老师简单开场白之后，对站在门前的女孩招招手，示意她

走到讲台前。

“也是从现在起，班上将增加一位同学。这是来自莫斯科普希金学校的卡季娜·科富尼科娃。她的爸爸是焊接专家，到哈尔滨帮助建设锅炉厂。”

田老师话音刚落，女孩举起右手，高过头顶，给大家行了一个礼。然后用抑制不住欢快心情的汉语说：“大家好！以后大家可以叫我卡秋霞！”

“吁……”

班上的肃静再也保持不住了，大家噤声四顾，交换着惊诧的眼神。我则回过头，冲几排座后面的秦厚木连眨眼带扬下颔，就差没蹦起来大喊大叫了。

几秒钟后，就像有人指挥似的，班上响起了掌声。不是那种礼节性的不轻不重的拍手，而是那种满含快乐的热烈鼓掌。

田老师有些意外。这不奇怪，她不是我们初中时的老师，自然不知道有联谊通信，更不知道我们早见过卡秋霞的照片。

也许，不少同学大概都偷偷暗恋上卡秋霞了吧，要不，掌声怎么这么热情。我有点妒忌。如今想来可笑。可要知道，男孩子也有情窦初开的年龄，只是人们不大注意罢了。我那会儿可谓恰逢其时。

“六中”是当时哈尔滨市仅有的几所寄宿制学校之一。我和秦厚木都在学校宿舍住。我们希望卡秋霞也能住校，理由很简单，能多跟她学学俄语，提高口语能力。当然，我们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真正的理由，也可以说根本没什么理由，只不过就是男孩子们想多看看卡秋霞罢了。但是，在这一点上，她叫我们失望了。她没有来学校住宿，理由也很简单，她没有母亲，要在家